

实用情报文献工作基础

上 册

〔西德〕克劳斯·赖齐本等著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37.216

792

:1

实用情报文献工作基础

上册

〔西德〕克劳斯·赖齐本等著

丰新枝 等译

吴增华 审校

3/4638/01

科学文献出版社

K. Laisipen E. Lutterbeck
K.-H. Meyer-Uhlenried
Grundlagen der praktischen
Information und Dokumentation
München, K. G. Saur Verlag
1980

实用情报文献工作基础

上 册

〔西德〕克劳斯·赖齐本等著

丰新伙等译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字数：215千字

1983年10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270

科技新书目：56—79

统一书号：17176·362 定价：1.05元

译 者 的 话

由西德文献学会主持编辑的《实用情报文献工作基础》是一部有关情报文献工作的专著，在德语国家中已经列为专业教科书。它广泛和系统地介绍了情报文献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情报文献工作的组织管理以及情报文献工作的方法和技术。这本书的《再版前言》是由西德内政部参事恩斯特·罗德培克代表全体作者撰写的，可见西德政府对这本书的重视。

我国科技情报工作与世界上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段差距。而培养科技情报工作人员，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是缩短这方面差距的一个有效途径。我们翻译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提高我国情报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方面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西德与我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国情不同，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不同，书中有些内容，如“情报文献工作的法律问题”、“语言学问题”等，与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实际相差较远，所以在提法、内容、具体措施等方面仅供读者参考。此外，西德情报文献工作中有些名词、术语，如“特许文献员”，在我国科技情报界还没有相对应的、贴切的汉语词汇可以表达。因此，我们在类似问题上，除附加原文外，也作了一些注释。至于这些注释妥否，还请广大读者指正。

原书共分四章，第一章——一般基础，第二章——组织基础，第三章——理论基础，第四章——方法基础，约65万字。中译本分为上下两册出版。这本书可作为科技情报人员、图书馆和档案工作者的参考资料，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和专业训练班的学习参考资料。

参加本书翻译校对工作的有于永源、王弼成、丰新枚、冯佩娟、汤卫城、陈京、周智佑、周厚基、赵世开、胡舜媛、唐裕德、郭凯声、董光熙、潘静芬、韩文；第一章和第二章由吴增华、第三章由刘倬审定；责任编辑王松益。

一九八二年十月

再 版 前 言

本书自1972年初版以来，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成为情报文献工作者公认的一本标准著作，并且在德语国家和其他国家得到好评。联邦教育和科学部长洛伊辛克教授和联邦内政部长汉斯·根舍在本书导言中提出的希望和要求均已完全实现。

然而在过去八年里，随着联邦政府情报文献工作规划的产生和实施，我国的情报文献工作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发展，因此本书初版的一大部分内容已经显得陈旧，需要全面修订。初版除了少数专著外，主要由三位作者撰写，再版则是许多专家的集体创作，因为近年来情报文献工作从其广度和深度来看，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无人能够完全精通。

初版导言中曾引用了著名建筑师瓦尔特·格罗庇斯一句话：在我们这个专业化的时代里，方法论要比单纯的就事论事更为重要。这句话对再版依旧适用。此外，出版本书的宗旨既是为了给文献工作的新生力量提供一本内容广泛的教科书，又是为了给在职工作者提供一部情报文献工作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可以信赖的参考书。至于再版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一要求，应由读者来判断。这里特别要考虑到除了法兰克福的文献学院外，近几年还新成立了不少教育机构，如联邦专科学校、工程科学院等等。鉴于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国家承认的职业教育教材，本书可能在提高知识水平方面发挥某些作用。虽然再版的读者对象仍以特许文献员(Diplom-Dokumentar，在西德指有大学毕业学位的文献工作人员——译者)为主，但情报学家从本书中也可获益非浅，特别象语言学基础这些部分，已经超

出了特许文献员所必须掌握的知识范围。

此外，本书也可供有志扩充自己知识的文献助理人员以及没有机会受到有系统的训练而想自学成材的人士学习。

不过有一点不能忘记，作为“入门”而言，本书不可能包罗情报文献工作的所有细节。由于本书的篇幅已经达到了最大限度，因此属于“情报科学”的各个领域以及“数据文献工作”的大部分内容只能割爱。1972年所说的情况今天（按指本书在西德再版出书时，即1980年——译者）基本上没有改变，如情报文献工作是一门无论以总体还是从各个分支来说都在蓬勃发展的工作，它的许多方面还远远没有最后定型或者不能用专门术语来加以明确解释。本书中提到的有些问题，他人可能另有高见。这虽然会给学习者带来一些困难，但从另一角度来说，它会激励有志者为建立一门人类智能的新领域而努力。上述的不明确性势必反映到本书中来，例如书中有不少交叉重复的地方，这些地方所提出的见解和所采用的专门术语也不一定完全一致。我们之所以要保留这些交叉重复处，是从教学方法来考虑的，因为这样可以由不同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这些重要问题。

最后，再版比预定的出版时间大大推迟了，请读者原谅。要在众多的作者间进行协调，加上技术性的困难，是造成本书脱期的原因。所有的文章在一年多以前已经写好了，因此有许多新情况，例如情报文献工作规划的实施和专业情报系统的建立，都未能收入本书。

联邦内政部参事

恩斯特·罗特培克代表全体作者

使 用 说 明

编辑象本书这样的教科书，特别在有很多作者参加的情况下，往往存在体例和编排问题。作者希望能够在在这方面给各界读者带来方便，无论这些读者是把本书作为依次进行系统学习的教科书也好抑或作为参考书也好。遗憾的是，由于出版方面的原因，未能另行编制系统的参考文献目录索引、缩写名称索引、厂商名称索引等等。

为了便于读者顺利地阅读，我们没有在各章、节、页之间互相引述。只有在不这样做就难于理解的重要地方才偶而为之。

有的地方还不免出现专门术语的使用在先，其详细解释和定义在后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要完全弄清楚它们的意思最好利用主题索引。读者经常使用主题索引和目录便可找到有关线索。

目 录

译者的话

再版前言

使用说明

第一章 一般基础..... (1)

第一节 什么是情报和文献工作..... (1)

1. 情报文献工作的性质、任务和目的..... (1)

2. 文献工作的历史..... (29)

3.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情报文献工作..... (39)

4. 国际情报文献工作概况..... (47)

5. 西德联邦政府促进情报文献工作规划..... (64)

6. 今后的发展..... (76)

第二节 职业和培训问题..... (78)

1. 为职业化而努力..... (78)

2. 情报文献工作的划分..... (80)

3. 情报文献工作人员的培训..... (84)

第三节 术语..... (90)

1. 术语和专业用语..... (90)

2. 概念、符号、名称、信息..... (91)

3. 术语工作..... (95)

4. 术语工作的方法与手段..... (97)

5. 情报文献术语工作..... (99)

6. 术语数据库..... (101)

第二章 组织基础..... (102)

37475

第一节 情报文献机构的组织管理	(102)
1. 任务与职责	(103)
2. 情报系统是一个调节回路	(104)
3. 组织结构	(105)
4. 情报传播中的服务问题	(105)
5. 计划工作与组织管理	(105)
6. 文献工作的内外结合	(107)
7. 情报文献机构的一般管理原则	(108)
8. 分工和 workflows	(108)
9. 工作岗位的确立及评定	(111)
10. 工作场所与设备	(114)
第二节 情报文献机构的管理	(118)
1. 一般问题	(118)
2. 管理工作的任务	(119)
第三节 情报文献机构的成本计算与成绩评价	(125)
1. 情报文献机构的成本	(125)
2. 成本分类核算及分项核算	(126)
3. 成本核算	(127)
4. 成本核算的意义	(129)
5. 情报文献机构的评价	(130)
6. 情报文献工作的收费	(131)
第四节 情报文献机构实例介绍	(131)
1. 能源、物理、数学专业情报中心	(131)
2. 格魯納耶爾出版社的文字与图象数据库	(139)
3. 区域和建筑情报中心	(145)
第五节 专利情报文献工作	(147)
1. 专利文献概述	(148)
2. INID—代码	(154)
3. 西德的专利展出单位	(156)

第六节 图片文献工作	(157)
1. 现代图片档案馆的工作方式	(157)
2. 图片文献员	(159)
第七节 实用情报文献工作的法律问题	(160)
1. 绪言	(160)
2. 资料采购的法律问题	(161)
3. 文献资料加工的法律问题	(163)
4. 文献工作数据处理中的法律问题	(165)
5. 情报工作的法律问题	(166)
6. 数据保护	(169)
第八节 标准化	(174)
1. 概述	(174)
2. 标准化工作	(176)
3. 有关情报文献工作的西德标准	(177)
4. 国际标准化组织	(184)
第三章 理论基础	(191)
第一节 文献工作者需具备的数学知识	(191)
第二节 语言学基础	(192)
1.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192)
2. 文献工作中的文章处理	(199)
3. 用于语言学和文献工作的语用学交流模式	(205)
4. 在词的层级上进行处理	(210)
5. 句法分析	(218)
6. 语义学和语用学	(234)

第一章 一般基础

第一节 什么是情报和文献工作

贡特·温德尔 (Gunter Windel)

1. 情报文献工作的性质、任务和目的

(1) 向情报时代迈进

在我们的时代里经常用到的一个术语就是情报。政治家需要“通晓情报”的公众，科学家声称“情报时代”的到来，销售学家则着眼于广告宣传中的情报问题，如此等等。虽然这一概念的各种不同用法有时可能是混乱的，甚至是滥用的（例如，人们往往联想到某些商业广告或政治宣传中的情报），然而情报一词的经常出现，就足以表明情报是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一种基本现象，它对于工业社会的存在及其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313、442、757)因此，凡是情报闭塞者，不论是公众、科学家、政治家、公务人员个人，还是党派、工会和政府等等，均已不再能满足源源不断提出的各种需求。这样他将落后于他人，在竞争中失败，从而遭受经济上、业务上以及声誉上的损失。而“情报灵通”的人士，则享受到不少有利条件：他的情报优势使得他在政治、经济、科学等竞争中处处领先，从而获得各种利益。在当今社会，个人和社会机构每时每刻都在制造情报、处理情报和传播情报。甚至连最简单的工具的使用或者对人们最基本需求的满足，也是以某种知识——情报为基础的。⁽³¹³⁾然而，一直到最近，生物学家或数学家、社会学家或通讯工程学家、哲学家或政治家，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一般公众，才认

识到情报这一现象的基本意义，这一点不是偶然现象。^{〔651〕}

现在，有人有时也把情报列为生活中的一种基本现象，即无论哪一种形式的生活，比如人和自然界进行的斗争（其中也包括由人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比如工具、机器等）都离不开加强、处理和传播情报。它既涉及到各种生命体，也涉及到每一个生活单元及各社会机构的存在和发展。情报甚至还具有一种如 C. F. 冯·魏茨冉克所说的更深一层的意义：“现代物理学要求我们划分三个基本实体：数学、能源和情报。从哲学上来说，我赞成这样一种假设，即可把上述三个分支归结为一个共同的根源，而这个共同根源用情报这一名词来表示最为清楚。”^{〔726〕}

然而，这里首先要提到通讯技术。从四十年代中期以来，正是它把情报这一概念送给广大公众，首先是科技界人士的思想意识内。^{〔741〕}通讯技术的目标，主要是研究利用电子技术传输信号的最佳方法。这样便产生了一种通讯的数学理论。该理论的中心是对信号所包含的情报进行计算。至于情报的内容及语义如何，则无关紧要。^{〔119〕}从当时来说，最重要的是研究处理情报的技术方法，因而在以后几年内促进了技术的发展。由于夏农、维弗二人创立的情报理论似乎可以转用于其它非技术领域，从而促使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形成了情报理论。心理学、语言学、生物学、社会学、大众宣传工具的研究，以及其它各界人士一度认为他们那一行的特定疑问和课题，都可以用数学情报理论的纯形式的方法来解决。^{〔741〕}情报这一一直没有精确定义的概念，越来越变成了贴在各种各样事物身上的标签。现在大家可能已经明白，作为“宇宙基本原则”或者“信号输入概率”的情报概念，我们只能有条件地使用，而不能到处搬用。

情报数量的不断增长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我们浏览一下工业社会的最近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就会明白情报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应该指出，情报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而情报的获得、处理和传播则依赖于社会条件。^{〔600〕}

当今，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社会环境，这个环境日趋复杂、日

趋分化，以致单靠个人，已越来越难认识清楚。这个环境已经不再象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可以按固定的原则来分类和认识。因此如何减少环境的复杂化，正在成为一个社会内部进行情报处理的问题。^{〔625〕}可以说，正是情报以及人们对情报所作的解释，不但否定了有“永恒真理”的存在，并且还有助于人们认识问题。

下面简略介绍两个社会领域，以阐明上述论点：

在所有西方工业国中，多年来存在着一种扩大国家职能的趋势。^{〔306、552〕}国家不断地制订各项任务，更广泛地规划、协调、管理各社会领域并投入资金，还努力阻止各领域之间的相互斗争。国家日益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表现在教育、交通和卫生领域，也表现在经济领域。象教育规划、全面控制、中期性财政规划之类的概念，大家均已熟知。这说明，国家的干预已深入到我们日常的社会实践之中。不难想象，国家所承担的任务的增加以及如何完成这些任务，势必大大增加对上述各领域的情报需求。这里，不仅获取情报是一个问题，而且随着情报数量的增长而造成的情报处理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国家管理越来越依赖现代化情报技术，以便有效地迅速地完成任务。^{〔265、589、682、768〕}

为此，现在就应该注意这样一种错误判断：即使情报处理的机械化已指日可待，计算机也不可能解决得了某些社会问题。如失业、提高生产率之类的经济问题，公民参政和对极端分子的赦免等政治问题，以及诸如中小学一贯制学校或三年制学校等教育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取决于技术的可行性，而是由各种利害冲突和价值规律决定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计算机能使情报的提供更加有效更加迅速，并使情报工作更好地和社会各个领域的规划与决策工作紧密结合，这本身就是情报社会的一个标志。^{〔313〕}同时，计算机不仅是一种实现合理化的新的补充手段，犹如由手工织布机过渡到自动织布机那样，而且还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情报处理和全球通讯这类技术从原理上讲就是新的技术。所以说只有在我们弄清楚这一点以后，才能正确确定人类这一活动范畴（其任务

是获得、处理及传播某种形式的情报)的实质、任务及意义。这也正是本书所要介绍的：“情报文献工作”。

另一个社会领域是科学，它的发展和规律性是和情报时代密切相关的。

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政治力量，越来越和科学成果有关(研究与研制)。^[461]因此，科学成果应用到生产中去的时间日益缩短。当今，科学已成为技术进步的动力。J. 哈贝马斯把科学说成是第一生产力，^[274]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经济和科学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657]同时，由于社会问题的不断增多以及任务的日益繁重，由于科学研究本身的内在逻辑，科学内部的分化和专门化正在日益加剧。^[553]因此，科学已经不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自治的、自成一体的系统，而是和社会的各种条件相联系的。社会提出的问题、科学自身的内在逻辑以及由此带来的质与量的增长，特别是情报工作投资的不断增加，这些都要求我们去有效地处理与传播数量不断增长的情报。由于情报一直是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最重要的原料，所以我们要提高情报的客观性并努力排除其偶然性。

如果说，到目前为止仅仅谈了情报对于现代社会和个人所具有的日益重要的意义，那么最后还应该指出情报时代可能产生的一些政治和社会影响。^[449、629]

由技术造成的思维方式，使许多人长期以来相信，只要掌握了单纯的技术，就能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好，比如，能向更多的民主和个人拥有更大的自主权的方向前进。但却没有人提到过情报获得、处理和传播会引起哪些不良后果。比如，这些情报应掌握在谁手中，谁有权支配，怎样才能防止滥用情报。目前情报时代还在初始阶段，有人已经把情报垄断的存在或可能存在说成是一种实际的威胁。^[313]最近有关实行统一的居民个人特征登记的计划和数据保护的讨论，以及某些行政机构(比如宪法保护局)的情报获取手段的讨论，已经使我们感到，在情报时代里民主原则有可能会遭到损

害。〔363、449、777〕

K. 斯坦布赫认为, 我们周围的世界利于行动而不利于理解。〔652〕如果正象他所说的那样, 那么情报和文献工作恰好是一种可以扭转这一危险倾向并为重建理解作出贡献的手段。这也就是说, 我们大家均能通过情报, 获得平等参与各种社会过程的可能性。为此目的, 国家与社会自然都必须建立并维持一种民主的结构。这一点虽然十分重要, 但在此只能顺便提一下。

(2) 情报文献工作是一门科学

由于本书的目的在于阐明情报实践, 故内容只局限于情报文献工作这一范畴内的某些方面。目前论述情报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形成的出版物数量很多, 已经有不少检索性刊物相继问世。〔41、539、541〕

1) 学科的形成: 在研究新学科的形成方面, 人们曾经采用了包括科学社会学在内的各种方法, 但迄今尚无一种完善的解释方法。有不少人对各科学学科的形成和确立进行了典型调查, 提出了许多有关学科分科的模型, 〔124、277、496〕这些资料证明, 各科学领域的形成起源于社会分工。这些模型基本上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把“已确立的”科学学科按照不同专业来划分; 另一种是按照以学科为依据的不同实践领域来划分。不过后一种方法比较复杂, 因为首先必须从作用上把实践和理论区分开来。

早在六十年代中期, 同时在许多国家(苏联、美国、英国、东德和西德等)都有人提出, 有一门新的学科即情报与文献工作已经出现和形成, 并且为此而寻找根据。〔72、83、380、535、628〕提出上述主张的根据是: 科学内部的分工正在不断发展。科学, 除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两者以外, 还包括第三种形式的活动, 那就是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发展起来的科学情报活动:

由于科学情报已成为科学活动中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学科和出现了一批新的专业人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信息处理、科技文献(用物质载体固定下来的情报)和情报

工作的专门手段，并探索其规律性。

起初，情报学科的研究对象仅仅包括自然科学技术情报，后来，有些学者^[372、384、406]扩大了这一界限，把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领域的资料也作为研究对象，有如作为各行业资料的制造者和使用者的国家、行政机构和经济界不能排除在本学科的对象范围以外一样。

2) 情报文献工作学科的命名和对象：虽然有关本学科命名的问題，过去曾有各种不同的建议（比如 Wellich^[728]在其术语研究中曾为本学科的对象提出了39种不同的名称），但是现在在用词方面已经比较清楚了。在西德，“情报文献科学”（Informations- und Dokumentationswissenschaft）和“情报科学”（Informationswissenschaft）作为同义词使用，而“信息科学”（Informationswissenschaften）一词的含义则要广泛得多，它是包括许多领域（其中包括情报文献科学）在内的一个总概念。此外，以下一些领域也应该包含在本概念范围内：图书馆学，大众宣传工具的研究，出版和书刊的研究，档案学，规划与决策系统的研究。^[75、372、600、601]

1977年德国文献学会（DGD）建立了情报科学专业组，正式采用了情报科学这一名称。

在东德，有关本学科命名的讨论，采用的是另一种方式。时间和西德相近，也是在六十年代中期，他们只根据考布利茨（Koblitz）的研究工作，^[381、383、382]便确定采用情报文献科学这一名称。至于情报文献科学（Informations- und Dokumentationswissenschaft）和图书馆学、档案学等其它学科的区分界限，曾有许多不同意见。这些学科加在一起便组成所谓的情报科学，其中还包括其它一些领域，比如翻译工作、博物馆工作、电影和广播事业等。进入七十年代，苏联文献学家米哈依洛夫等人^[475]特别主张使用情报学（Informatik）一词，于是情报学这一术语开始在东德流行，从而引起了一场有关本学科确切命名的讨论。^[192、205、347]